人与书俱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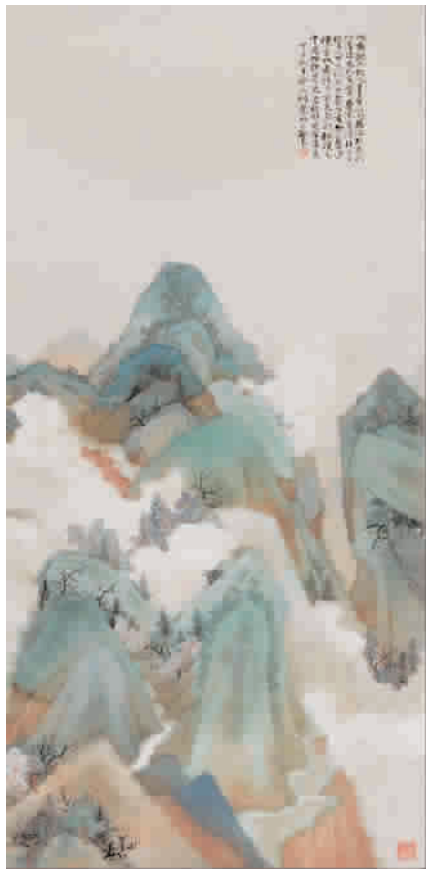
简 平

前些天，不慎摔了一跤，结果腰椎骨折，动弹不得，可医生说不用治疗，只消装上钢条腰托，卧床一个月。有好心的朋友条分缕析后说，那么容易骨折，说明骨质疏松，也就说明你是老了。我平躺在床上，随手取了一本书来捧读，一看居然是《围城》，自然是老书了。于是，便联想到著名藏书家姜德明先生谈及伴随他七十多年的第一版《围城》时感叹说，人与书俱老矣。

姜先生说起他当初在天津购买《围城》时的情景，恍若隔世。那本初版本《围城》1947 年 5 月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出版，是丁聪先生设计的封面，那是书里男女主人公的半身肖像，他们背靠着背，相互依撑，却又穿着季节各异的服饰，貌合神离。这样的封面是有艺术感的，而我买的 1980 年 10 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的新版却是那么单调。事实上，真正的单调是我第一次读《围城》时其实并没看懂多少，情节也罢，细节也罢，嘲讽与幽默也罢，我都匆略而过，没有入脑。直到阅历渐增后再读，才觉得写得如此贴切、犀利而深邃。有人说过，“只有重读才是真正的阅读”。从这个意义上说，阅读真是一件人与书俱老的事情：对于读者而言，随着年龄的增长，一本书才会读到精深，读到会心，而不是像年轻时什么都是浮光掠影；而对于书来说，历久弥新，越老越能显出经典的品质，若是平庸之作，不消多时就会被弃置淹没。读者老了，阅读的境界却高了；书老了，还一直被人读着，方才有可能永垂青史。

细细想来，虽然我读过不计其数的书，但真正对自己产生影响的还是早年读的几本书，尽管那时年纪尚小，也读得浮草，但因有一处打动过你，便会成为你念念不忘的一生之书。这次，在因骨折而卧床期间，我又重读了一遍少年时代就读过的苏联作家瓦连京·拉斯普京的《活着，且要记住》，这部作品与其他描写二战时苏联卫国战争的小说全然不同，说的是一名男子因眷恋妻子、家庭及和平的乡村生活，在伤愈重返前线途中却从医院返回故乡，先前我读的时候虽也屡屡追问人性，但这次重读，我越加感受到生活的不易和不可预设，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和坚韧一并存在，以前我还恨过这个最后导致妻子投河自尽的男子，可现在却明白了其实生活向来难以求全，如果有放弃，还必须要有坚持，要有担当。因为只能平躺，我是用双手把书举在头顶阅读的。这本书也很老了，纸页泛黄，翻动时发出的声响犹如碎裂一样，使我在重读时平添了于新的理解中产生的酸楚和悲悯。真是当人与书俱老时，才能获得最丰富的人生体验。

那天，我收到一条微信，是一个远在美国攻读硕士学位的男生发来的，他是我的一位读者，他在上海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因为看了我写的一部系列小说而给我写来了一封信，字迹工整，说了一些自己的读后感。这封信我至今还保留着。没有想到，多年失联后，他居然加上了我的微信，而更让我惊讶的是，他说，最近他又读了一遍这部书，发现自己当初读得太浅，只读了故事的外在，却没进入故事的内核，而当他不再是小孩的时候，重读时竟有了新的收获，许多细节让他感同身受。我回复他说：“那是因为你长大了，你将你自己的成长经历融入了重读的书中。”这条微信让我生出了感动，于是，我当即做了一个决定，我不让出版社取消原定在上海国际童书展上举行的读者见面会。那一天，我坐着轮椅来到了现场，这是我头一回坐轮椅，真的感觉老之将至。有意思的是，这次见面会我所携带的正是那部多年前写的系列小说，说起来也是老书了，只是这次推出了最新的第三版。我望着眼前的孩子们，心想，他们会与我一样，在阅读中推演着自己渐进的人生，而当慢慢长大及至变老，那些心仪的不断重读的老书还会陪伴着我们。



六朝云起之二（中国画） 邵仄炯

烂漫无名野花情

夏 城

来到故乡，行走在乡间的路上，呈现在眼前的是那成片挺拔的银杏树，枝繁叶茂，遮阴蔽日，令人心醉。银杏树，也是崇明生态岛建设中，作为“一镇一品”、“一镇一树”，家乡堡镇的一镇之树。然而，漫步林间，一路芬芳相伴，放眼望去，那成片的花海，与高大的银杏树融为一体，相映成趣，更加令人欣喜。开始，以为这些花也是人工种植的观赏花，后经向乡亲们了解得知，它们都是野生的，但如此茂密，美不胜收，不亚于种植的观赏花，让人心神流连……

据乡亲们介绍，这种不知名的野花生命力极强，不需施肥，不需栽培，自然生长，只需阳光雨露的滋育，便会看到它独立林间的神韵。初春时，从静守了一个冬天的泥土里发出新芽，长出幼苗，密密匝匝，挤挤挨挨，远远望去，像是一块巨大的翡翠，团团地窝在那里，充满活力。转眼间，一场春雨过后，野草长到一尺多高。绿油油的，枝枝缠绕，纤细婀娜，花叶纷繁，蓬勃地伸向蓝天，纵情地伸出枝丫，煞是迷人。野花于春末初夏绽开，一直到秋天，一茬接一茬，常开不衰。

琳琅满目的野花，千姿百态，优美高雅，花瓣像野菊花，枝干像荞麦秆。花朵盛开时，颇有些“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意味。一夜之间，一片片娇艳的色彩缀满枝头，花香四溢，引来无数蜂蝶，围着花儿飞舞、采蜜，分不清哪是野花，哪是蝴蝶，缭人眼花，沁人心脾。

野花时时展示着妖艳迷人的身姿。到了秋天，林间清静，秋阳高照，秋风吹拂，呼吸着带有泥土芬芳的空气，心旷神怡。林下成片的野花随风摇曳，缓缓起伏，光影闪烁，花流涌动，宛若天空中飘浮的彩色云朵；艳丽的花朵高低错落，相映成趣，无数花叶轻翻，又如满天星闪烁一般，频频向你点头微笑，时有鹭影翻飞于花草之上，时而又轻盈地降落在树枝上，间或鸣唱出几声单音节组成的旋律，大秀其动听的歌喉和美妙身姿，让人赏心悦目，仿佛置身于仙境之中。

有道是，一花一草，自有情怀，一茎一叶，自应珍惜。盛开在家乡林间的无名野草花，充满着蓬勃生机，它们追求着生命的价值，向人们展示着真善美。他们短暂的生命喷发出青春的活力，遍布在林间的每一朵小花都在展示它最美好的一面，提示人类追求生命的价值，使人生变得更加的丰富多彩。

野花默默不语，却丰赡了岁月，丰润了人生，引发了人们的无限遐想，愿生活在新时代的每个人的人生都能够灿烂如花！

读印札记

一生负气

陈茗屋

陈师曾，名衡恪，是近代享有盛名的画家、篆刻家、艺术教育家。即使他不是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嫡孙；即使他不是大诗人陈三立的长子；即使他不是大学者陈寅恪的兄长，仅以其自身的艺术魅力，也足以彪炳史册。虽然他只在人间逗留了四十七年。

“一生负气”（图一）是陈师曾镌刻的一方闲章。三十多年前我借来欣赏时，就已经遍体鳞伤，“生”当中一竖下面的印边也破残了，很可惜。检阅师曾公《染仓室印存》，原来是不破的（图二）。听说，这枚“一生负气”是师曾公赠送给张书旂先生的。此印的边款只有“师曾弄刀灯下”六字，我猜想，也许原是师曾公的自用印。因为倘是书旂先生求刻，一般都会加上上款“书旂先生雅命”之类。可能是一次邂逅，可能是匆匆赋别……当年，我是从书旂先生亲属处借拓的。

书旂张先生，现在即使是中国画专业的学子恐怕也觉陌生。在旧时代，却是中央大学大名鼎鼎的部颁国画教授。一九四五年，罗斯福连任美国总统，书旂先生奉命绘制《百鸽图》作国礼为贺。当时的揆首亲题“信义和平”以示珍贵。书旂先生的嫡堂弟曾是向忠发的秘书，是一位地下工作者。所以书旂先生的画作《雄鹰》曾悬挂于上海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秘密机关。画上的题词是“千里江山一击中”。据说当时周恩来公大为赞赏。可惜的是，书旂先生解放前夕赴美担任加州大学美术教授。周总理曾多次关心，希望其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不意肺癌侵寻，上世纪五十年代逝于大洋彼岸。这以后的几十年中，媒体对他的报道便十分罕见。

图一

图二

陈师曾曾获吴昌硕亲炙，画风印风均追慕之。这方闲章，一味吴风。一言蔽之：大气磅礴。昌硕公的篆刻当然是大气磅礴，远迈时雄。但是他的学生辈，亦步亦趋，无甚建树。只有一位古泥能另辟蹊径，开了一个小面目。其他人中，也只有这位陈师曾不俗。遗憾的是，不论是绘画还是篆刻，其都在上升阶段便戛然而止。有一句老话“天妒英才”，也许真有道理。

这方佳印，章法极为妥帖。细察之，四个字所占地位大小均有区别，但极为舒服。经常有圈外的朋友问我，印章里采用的文字，篆书字典里都能查到，把它抄入印章，不是非常简单吗？我无言以答，只能以世俗的俗事比喻之。譬如婚姻介绍所，不是随随便便把一对对男女拉在一起便成好事的。必须仔细忖度一下，这位穿老式西装的古板男士，和那位比较保守规矩女郎，有可能有共同语言，才可介绍认识试一试。高明的介绍所绝对不会把一位袒胸露肚的时髦姑娘介绍给那位男士的。如此回答，不知道诘之者能明白吗？其实，在字典里选哪几个字安排在一方印章，也需要考虑同类项问题。风格不同的文字难以和谐共处。而且，这方“一生负气”也告诉我们，简繁悬殊的文字可以占有大小不同的位置，使之协调。“一”笔画简单，占有地位最少；“生”有三笔长竖，适当地拉长，以增气势；“负”有四笔横画，和“生”下部的三笔横画基本平行，起了很有效的稳定作用；“气”大有笔意，具生动之姿态，带动整个印章产生舞动感。从整个印章的章法看，“气”下部倾斜留红，既自然又刻意，虚而生气。“生”下的横画与“负”的横画遥相呼应，实而稳固，产生一种安定感。一方印章既有舞动感又有安定感，基本上就很可一看。加上师曾公运刀痛快淋漓，线条扎实，尤其是“生”中间的一竖，就如中流砥柱，推都推不倒。

那么，是不是凡是四字的印章都必须如此处理呢？当然不是。条条大道通罗马。千变万化，百花齐放。

其实篆刻真是一门很难很小众的艺术。要有相当的文化，相当的视觉文明，才能谈得上欣赏。真所谓一言难尽。即使像我那样，奏刀几十年，也仅仅是刚刚登堂入室而已。

但陈师曾是天才，三四十岁的篆刻作品就十分老辣，以拙取胜。据说他为人也很好。齐白石刚到北京，长安居大不易，得到师曾公的帮助与提携。故白石老人有句曰：“君无我不进，我无君则退。”师曾公殁，白石老人又以长联挽之——“三绝不多人，造物怜人，我未杀君天又忌；千秋非易事，盖棺定论，当世传汝地难埋。”师曾公青年时代在日本留过学，在彼邦和李叔同（弘一法师）、周树人（鲁迅）相识成为知己。从他的朋友圈便可想见他的趣味秉操。

“一生负气”也许是陈师曾一生的写照。其家也多一生负气的人物。其父尊陈三立，在日寇侵占北京时，八十五岁高龄，悲愤绝食而亡。其弟陈寅恪，其气节更为人所熟知。其有一联云——“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当是师曾公此印之注脚。

静安诗草

武侯祠 夏春镗

武侯祠里森森树，
千载浓荫守汉魂。
闲客不知三国志，
祁山征战断皇根。

岳阳楼 邵芳华

夕照还笼百尺楼，
洞庭波息不行舟。
遗文光焰耀千古，
谁与同分天下忧？

城市绿地 郭幽雯

昔日危房旧，今朝绿荫浓。花妍招彩蝶，蝉唱复鸣蛩。园地香樟耸，清溪流水淙。申城生态美，百姓乐相逢。

咏菊 河南·夕雨

橙贞景逸满山川，瑞气高昂入九天。疏雨初开桃李地，远烟又映水云间。清泉汩汩成乡友，柳絮飘飘为挚贤。长念娇柔姿色美，小溪尽处染诗篇。

它的名字叫 1933

金洪远

坐落于虹口区虹口港、沙泾港的 1933 老场坊，始建于 1933 年，它曾被誉为远东最大的一座宰牛场。它的前身“工部局宰牲场”，出自于英国建筑大师巴尔弗斯之手，由当时蜚声沪上的于洪记建造厂建造。整体建筑外方内圆，高低错落，无梁楼盖，廊道盘旋，布局宛如迷宫，空间却又次序分明，说它是建筑艺术和生产工艺完美结合的典范之作并不为过。全世界这样格局规模的宰牲场也只有三座，而 1933 老场坊是唯一现存完好的建筑。

记得今年孩子的姨夫福瑞德先生来沪探亲，我陪同老美参观 1933 老场坊，映入眼帘的是独具匠心的设计，不由让人眼睛一亮：整栋建筑呈现古罗马巴西利卡式风格，而外圆内方的基本结构也暗合了中国风水学说中“天圆地方”的传统理念。让人叹为观止的是无梁楼盖的结构设计，超过三百根的宽大伞形柱均匀分布在建筑方形的外围体量中，独立支撑起雄伟而大气的建筑，这在当年可谓是匠心独运的建筑奇葩了。

其实，诸如此类的彰显创意的设计风格，你只要稍微仔细观察一下还真不少。比如“牛道”，当时生产流程和工艺已经跟国际接轨，实行人畜分离的制度。为了便于动物行走，你可以清晰地看到，牛道表面经过特别的防滑设计，道面粗糙不平；而当初动物通过牛道依次进入四层外廊和相互连接的 26 座斜桥廊桥至屠宰区域，每座廊桥的宽度都是不同的，不同尺寸的牛会通过不同宽度的廊桥进入，以达到分流的作用，从而保证了整个生产工艺井然有序。

老美福瑞德一面目不转睛地东张西望，一面口中啧啧称赞。我搞不懂身为生物学家的他，怎么对老建筑也如此情有独钟！我观察到，这天来 1933 老场坊参观者中摄影爱好者居多，那些操着长枪短炮的都喜欢聚集在廊桥，老美也不甘寂寞地混迹其间，一会儿相机，一会儿手机拍摄个不停。后来请教熟识的摄影大咖我才知晓，因为建筑光影所形成的神秘而富于变化的空间，使得拍摄的照片更富有层次感和动感，怪不得他拍摄的 1933 老场坊的照片有视觉冲击力。

因为当年家居海伦路的石库门弄堂里，儿时记忆里的 1933 老场坊按照童伴的说法是“阿拉闭着眼睛也走得到”的地方。几十年时光如流水哗啦啦地流淌，过去老邻居口里声声的“杀牛公司”，到当年著名导演谢晋在老场坊的冷库拍摄的喜剧电影《大李小李和老李》，相信年龄在五十岁以上的观众都会留下美好而难忘的记忆。

令人感慨的是日渐式微破败的前“远东第一屠宰场”，一个华丽转身，已蜕变为集文化、娱乐、餐饮等多功能的现代化时尚中心——19 叁 III。每年重大节日，还会因举行“灯光秀”而名声大振。很期盼，历经百年沧桑的老场坊，成为市民们百看不厌的“建筑”。

十日谈

可阅读的建筑

责编：史佳林

明日介绍上海十六铺外滩一座建于 1907 年的天文信号塔。